

萬曆武功錄

二

新平知

萬曆武功錄卷之十一

翰林院添註待詔瞿九思著

東三邊

王台列傳

王台。故王忠姪。海西都督也。永樂初。挹婁夷種來歸。降。爲建塔山塔魯諸衛。幸賜都督阿固郎名。姓曰李。獻誠。於是都督皆以李爲姓矣。廼延引至王台。海西益繁衍。盡服從台。共推戴台。以爲君長。以故台得居靜安堡外邊。頗有室屋耕田之業。絕不與匈奴逐水草相類。當是時。建州有王杲之酋。鵝頭之酋。忙子勝

之酋。兀堂之酋。李奴才之酋。毛憐有李碗刀之酋。與
逞加奴。仰加奴。并皆號爲桀黠。台召致戲下。於是控
弦之夷。凡萬餘人。往往散居哈塔台。杜野黑。土木河。
厦底鍋兒間。久之。台遂買二奴妹溫姐爲妾。二奴乃
與杲寢驕。數盜邊。先是撫順備禦使賈汝翼。抑損撫
賞藥酒及稷米。甚至榜掠酋長。皆有狀。杲益鞅鞅謀
入邊。欲捕殺吏卒。冀湔雪夙昔之憤。迺自度甲馬不
足。請於台。台謝曰。幸得爲保塞吏。正頗忠貞。有如一
日以馬甲佐若等。卽若等。藉我稍愉快。我何面目復
見漢太師馬法乎。若且休矣。太師馬法。夷尊稱漢邊

吏也。果言吾不得志於漢東也。以備禦故。我何能須
吏忘此人哉。於是退而入略。略古路人蔣四。曹金文
等。大率二百五十餘人。及畜產甚多。是時王之弼備
開原兵。急使裨將孟堂馳台。令台示果。亟還我所鹵
略。毋侵害邊境。於是台直走建州寨。得徐成等七十
二人。馬一騎。而果亦以閏三等。一百六十六人。馬七
騎。還報塞台。爲人恭謹。唯恐果慄桀。至背逆漢。先是
上幸從廷臣議。先撫後勦。因逮問賈汝翼。罰叅議使
李鶚。僉事使王之弼。俸凡三月。天威旣凜如也。將軍
廼下令。許果得出鹵略除罪。因復市賞。台卽將一千

騎詣撫順關。已。杲亦以三千騎阻山而壘乎。時壬申九月二十八也。旦日。備禦使裴承祖指揮使丁倣戴良棟。闔大關正告杲。杲廼延見漢使。請死罪。吾入塞。實以備禦故。今備禦既請論如法。累酋何敢復奸將軍旂鼓乎。漢使遂趨杲前。杲皇恐恐有狀。猶豫者久之。相與椎牛以盟。於是自迤南以至馬根單堡。悉以屬杲。自今杲毋略漢畜產。而漢亦毋受杲逃亡夷。有如先背約。受天不祥。盟誓既定。夫然後並馳關市下。通關市如故約。而給諫朱文科獨以爲大損。國體殊不可。明年。上改元矣。前是王台入貢。多盜北

虜馬已。委正幸與通婚媾。自是弗復再盜也。久之土蠻酋長小黃台吉。聞台誼至高。以爲吾而得與台結連。必所言見從。於是引五萬騎詣養加奴。吾來以吾有犬子。未受室。若幸爲若都督女子地。若許我。我卽與若連兵入漢塞。卽不許我。我卽以數萬騎馳蹂敗若穹廬也。乃引兵圍海西新寨。台自度禍且迫。不可已。幸許諾。於是送奉台馬牛羊甲冑。貂豹皮裘。台贈土蠻及二奴者。亦如之。小黃台吉因謝曰。不腆之儀。豈謂丈人無有。亦婚禮始事耳。是日卽築壇刑白馬。徼靈於皇天上帝曰。兩家兒女子事。今茲一言決。

矣。居頃之。小黃台吉果帥台犯當路塞。台曰。何至是。若今與阿台既有成盟。則開原自今不得易折傷一草木也。小黃台吉遂還歸。自是之後。御史郭思極。及給諫蔡汝賢。皆後先上書。大略憂深在異時。以爲台素稱兵強。與土蠻累世不相能。今一旦屈首聽命於土蠻。此或土蠻深相結於台。台又或陰通土蠻。以出我所不意。如速把亥。僖率犯長勇故事。此皆不可知。久之。果復入核桃山臺。略蒼頭軍已佐來力紅。殺備禦使裴承祖。及裨將劉承奕。虜軍士二百餘人。語在杲傳。於是大司馬譚綸。請咨制置使張學顏。令台逮

捕杲。及來力紅。亡何。制置使大發邊吏車騎六萬往擊杲。破之。殺略人畜幾盡。杲亡抵於高岡。於是海西人加提哈亥。建州人張三桃義。欲入市朝。貢恐一旦伏漢法。至不赦。畏甚。乃告急於台。台因使兩人欺塞。深言王台亟欲謁大師馬法。有所請。乃以王杲發難。恐太師不察。猥以爲台。或與謀。令監門弗內。卽內而所請。或卽弗從。以故常懷慙負。行未至中道。輒反踵走。今吾兩人先入謁。台將至矣。是時遊擊丁倣視撫禦事。卽好謂兩人曰。必得王杲。而後市事可圖也。頃台廼帥建州人大疼克。三章。忙子。孛羅。卜花色失。

木同哈。那米納等叩關。悲號於將軍股掌之上。甚哀。
大略與兩人語同。制置使乃請開大疼克等市。

詔可之。始隆慶末。把其三佟鎖羅可赤。借台兵。台常
執而僂之。制置使度台必有以報漢。台竟獻杲所鹵
蒼頭軍八十四人。真夷兀黑一人。以兀黑常殺漢官
也。已。執杲復輿傳長安。上有詔。詔王台縛送首惡。
忠順可嘉。令加勲銜。轉遷二子都督僉事。它賜金二
十兩。大紅獅子紵絲衣一襲。已。大司馬譚綸以右柱
國請。詔授龍虎將軍。視西虜。時乙亥秋也。而台春
秋於是乎高矣。台輿圖東盡灰扒兀刺。南盡湯河建。

州北盡仰逞二奴。延袤幾千餘里。速把亥頗有羨心。行鹵略。先是逞仰二奴父孔革爲台所殺。僂奪季勒諸寨。二奴乃欺台老。數數有啓疆之志。台率憂憤而死。台生五男。長虎兒罕赤。次三馬兔。次煖太。次綱實。次猛骨字羅。至康古六。則台外子也。是後罕常與白兔赤相仇殺。於是仰加奴等一十三寨把吉把太等五寨。猶屬罕。它一切灰扒兀刺等江。皆爲建州諸夷所奪。王氏始春脊多事矣。初二奴勅書七百道。亦屬台。自台死。二奴索罕甚急。罕曰。吾父以二奴故。率用憂憤死。今柰何尚稱於後。而云圖書乎。罕竟以死。

守之益哭泣思念父。因稱引嘉靖中。肥河都督打吉
六。弗思都督勒忒你。幸 賜祭。廼日夜請於制置使
吳兌。臺御史周詠所然。以籍毀弗可考。於是給與辦
祭彩段四表裏。以修弔命者。由此觀之。非獨台忠。罕
亦克孝也。

讚曰

世傳海西爲金遼遺種。豈其然乎。以余而觀開原。天
所以限北虜也。方王台時。北虜最屈強。率不敢越海
西。飲馬於遼瀋東南。豈非台能扼其左臂哉。及觀台
僂把其三。獻王杲則又未嘗不壯其忠烈。余故特志

之以示塞外諸蠻夷也

虎兒罕赤猛骨孛羅康古六及商溫姐列傳

虎兒罕赤王台長男也。台旣歿。罕赤常與康古六爭父所遺生產橐中裝。曰。若阿翁姦生兒也。豈以若今欲與我顏行而處乎。若不善避我。我殺若。由此康古六亡抵於逞加奴。逞加奴幸以其女室之。亡何。虎兒罕赤不天。卽世。康古六還歸。得其父妾溫姐。於是海西之業分給猛骨孛羅。及商。鼎立而爲三。命之曰海西酋。先是建州酋阿台。以台常縛我父。伏漢法。今柰何。子姓猶令得繫丈二之組。橫行絕幕乎。當是時。逞加奴仰加奴。亦有積怨深怒於王台也。往往聲欲奪

虎兒罕赤生產。及朝貢。賞賜與土蠻罕已調。甕可大。及借龍兔伯言。恍忽大著兒兔老思。卜兒亥。以兒鄧。白虎赤兵。略把吉把太等。寨馬二十四匹。牛驢八頭。殺五人。監甲四副。於是台往事之曰。相與洗百年之恥。何羞屈膝哉。久之。竟與北虜約。動數萬騎。勃勃入孤山間。頃。大將軍鷹擊得二奴首。斬獲亡。奠語在二奴傳。自是之後。仰奴子卜寨。逞奴子那林。孛羅。則又以爲吾父以海西故。旣就僇。而我卽復與海西共戴天日。則君父之仇之謂何。是時康古六亦以虎兒罕赤故。竟甘心於其子。而海西獨猛骨孛羅。則親二奴。

甥。又逞加奴婿也。年少失父孤。而況今已奉一老寡婦。依北關。此其勢不能無生二心。則岌岌然植海西者。乃獨賴一友商耳。日夜引領而望曰。漢兵庶幾其存我乎。初二奴發難時。我聞制置使周詠及臺御史吳允下令虎兒罕赤。令縛獻二奴如王杲故事。其後二奴伏誅。虎兒罕亦物故。於是漢使使者致祭如禮。虎兒罕赤一名虎兒罕。一名忽兒罕。一名虎兒哈赤。夫罕赤能何及阿翁哉。備兵使王緘之言曰。虎兒哈赤亦嘗曾謀弒其父王台久矣。余之講於二奴死王台也。

猛骨字羅王台第五男也。一名猛克字羅。兄四皆蚤夭。以故猛骨字羅得襲龍虎將軍爲左都督。當是時猛骨字羅年十九幼弱衆心未附。逞仰二奴窺海西之隙乘間而起。廼與土蠻約。佯擊猛骨字羅。因以略遼瀋開原。久之竟借薨可大者兒忙吉及白虎赤萬餘騎。略猛骨字羅。猛骨字羅與反商亦帥二千餘騎接戰。不能克。殺把吉把太寨二百人。略盔甲一百五十副。焚庄子十所。而猛乞台失二寨。從二奴者一百戶。亡何。欺鎮北關索。勅書請得部把吉把太猛骨字羅二馬兔諸虜。於是臺御史李松及大將軍李成